

57X
26
47

群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島原秘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

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
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
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危身之道八曰
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滅高名爲人
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
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
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跏彌子母病人者有夜告彌子彌子矯
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跏罪畢日
與君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其半以啖君
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
愛弛得跏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
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
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有愛

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業

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

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貴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以有罪益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子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日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

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功
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
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鳥獲輕千鈞
而重其身非其身而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
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
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
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
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
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
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
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

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大體

古之人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

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常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

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愆之患故長利積大功
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指之席蓐指之手足
胼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
公曰咎民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
以食也而君指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
手足胼胝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

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
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
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
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
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
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而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

爲汝殺彘妻道而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
止之曰持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
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
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
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
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係

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
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
盡其所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
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起簡主問於解狐曰孰
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
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
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

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
子私也往怨子如異日

夫良馬固車使滅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
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
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
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策竟舜御
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
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

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夫堯
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
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
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
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
也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

者也是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茲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驂以審之必將

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

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黃石公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

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患在驕志盈不通下故識也故與衆

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

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赴而湯隆審威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

人者也微子去而殷滅伍負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已

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

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

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

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之

財日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接士之禮厲士則以見危授命之辭則

士死之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
可加養士如此乃可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

有饋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

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

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徹也軍幕未辨將不言

倦冬不服裘夏不摻扇與眾同也是謂禮將是謂禮

將之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將與

士同禍福共安危眾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

養素積策謀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

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人燕養郭隗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

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

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

其眾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

人故兵為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

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

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滅則下少功也將受滅善也護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蔽不禁上貪則下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眾不服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眾不服以其違王道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眾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

國也

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可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爾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

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觀其萌主

聘儒賢，茲雄乃道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

若穴士乃得實。

故傳說勝而勝道與四皓至而僕林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日出，軍行將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

則功難成。

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成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

則功不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

能持天下之危

故天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

天下

願奉而安樂之

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

天除

下禍故天下樂福之

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

恩澤洽人民和則賢

者澤及昆虫，則聖歸之。

萬物待其所至也

賢人所

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

降人以禮。

禮服道化揖讓恭謹故曰降人以禮者也

聖人之政降

人以心。

心服教令故

禮降可以圖始。

禮服道化者可

與謀始也

心降可以保終。

心服道化天下和

降禮

以禮降心以心。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

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

地者荒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

廣其德教強之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

廣於上則兆庶正於下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

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

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

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

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成民刑惡加於凶逆之

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

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皓是也有守節

之士者不可以威刑脅晏嬰季子是也故明君求臣

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

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四皓元志不屈於革命之手太子脩禮卑辭而

降其節焉致守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

可致而名可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漑熒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惓者何重傷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為也是道也夫樂生也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

外奔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是

內外失宜禍移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

德流子孫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

大夫故曰德如賢者名不全昔龐涓妬孫臏疏子孫也

曰名不全也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

一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決也去一利萬政乃

不亂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

得其所以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右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以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

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廢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眾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

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舜若
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
大治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
爲車裂之誅築城域以備故胡越蒙恬討亂
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
新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
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褒其身行身忠和以致疏遠
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
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
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魯閔之孝夷齊之廉
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
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
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則百

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
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
訶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
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
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
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見之哉亦取
之於身而已矣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

抑以直爲曲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
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
爲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
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
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
然不能別其是非况於闇昧之事乎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之者人告曾子

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須人復告之
若是者三曾子毋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
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况凡
人乎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榷梓豫
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
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固江河之道而
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

帝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
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
礫之津頓於窈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
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
斯之時尚不知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
地轉於大匠之功才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
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搏小者治觴彼則枯
槁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

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式懷不羈之能有禹皋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

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持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克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不厭輕焉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因邪而無所就

以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
無人亭落若無吏卸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
之正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
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
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鎧甲利兵
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
民之威軍師橫出凌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刻
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
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
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
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三
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
事而戒來事之師也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
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楠

舟楹眩曜靡麗牧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
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民財盡於
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於是
爲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
國危也故爲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
莊公之謂也

治之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
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
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
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洲之衆
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
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
下也故察於利而惜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
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
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

環珮服名寶藏珍恠玉斗酌酒金壘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於行以好其察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珣琢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

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代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危安之効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暴參

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
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間亂及萬里
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
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
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虫之類隨氣
而生虹蜺之屬自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
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虫生於野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已
無近而不去也周公曰躬行禮義郊祀后稷
越裳奉賁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
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
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
近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
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

動以利是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
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
已欲敦見耶而知見直見華而知實日不淫
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
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
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
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富貴之失耳
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

不得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
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携李之可以破亡也
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敗取壹禍而致百禍
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
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
變於內矣今之爲君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
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
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

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仁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仁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

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竒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

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堊薄丞壞繒薄丞裂器薄丞毀酒薄丞酸夫薄而可以曠曰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門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謹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

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戊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丞成

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

知治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

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臣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

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
曰人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此
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
二年而美聞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謚爲
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
治踳亂國人不膜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
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

而欲食御進暇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
曰儲州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
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
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
臣願諫恐失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
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
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
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

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
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飢倦枕御膝而臥
御以愧自伐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
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
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
數灌其瓜美楚人歙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
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已因往

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
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
往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
讓也乃謝以重幣而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
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
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
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

臺乎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簣葺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

國者謂之師智足以爲勳厲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有職之所守君不阿私詭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作於鄉曲道語談說不作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

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
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史也柔色夸僂
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暱眡之間事君者所
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
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者爲
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
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
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威侮

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
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
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
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
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
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
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
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

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文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

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言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

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
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
無不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
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
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
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
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武王以紂之

比卒爲強

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
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
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
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
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
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
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

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
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
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
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
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
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

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
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
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
衣大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
死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
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
三死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
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興賢良以

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
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
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
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為天下開利
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
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
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

道之也當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卷之五

三

吉
合
源
堂



